

安
然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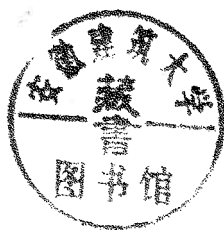
The Fireworks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纸烟陷

安然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陌路烟花 / 安然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190-1574-9

I. ①陌… II. ①安…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4234号

陌路烟花

著 者: 安 然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奚耀华

复 审 人: 王 军

责任编辑: 顾 苹

责任校对: 尹利青

封面设计: 那 里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4(咨询) 65067803(发行) 65389150(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总编室), 010-6503385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gup@clapnet.cn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95千字

印 张: 15.25

版 次: 2016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1574-9

定 价: 48.00元

阳光，夜晚，缓缓流淌，光彩照人
窗后，花束已经折断
谁在空中睁着一双大大的好奇的眼睛
注视着我们这漫长而宁静的晚餐
蜡烛的倒影无边地洒在
朴素的桌布和哗叽窗帘上

——法·波德莱尔

致 1991

给 Y.Z

序

这是一部有影像感的小说。场景定格，细节描摹，多数时候叙述的是场景而非事件。就像有人在你面前拉动卷轴似的。而这又不是单幅卷轴。不时的电影式闪回，当然还是以特定场景来叙述事件，带来的效果是，仿佛你在一个卷轴上行走，而四周的屏幕在提醒着你周遭的事件。

命运交织。画面穿插。在这个卷轴中出现的人物，在另一个卷轴里擦身而过。就是这样一部小说。

个人的感官与欲望推动着小说前进，但一个无声的主角，只在题记与结尾中真正现形。外部的洪流推动着这一切前进。时间在走，只有关于居住、财产、人心向背的一切在动。

人经常有的一种幻觉是，自己可以选择许多条路。但这部小说隐含的一个命题是，他人的路径，他人的过去，你可以耳闻目睹，但无法参与。而如上所述，命运给人余下的选择，其实并不多。小说中的每个人都看似感情用事，但最后给出的选择殊途同归。这就是时代洪流的作用，人精心做出的选择，通常只是被命运设定好的轨迹而已。

这部小说里，实际每个人都在独处中思索，于是不妨说，是让你随时站在每个人物的视角，去感受时代对你的推动。当然，作为读者的便利是：你的视角可以略高一点，不必真参与到每个人物的灵魂之中。这是部冷静的小説。对感官的叙述并不真掺杂作者的喷薄感情，只有到最后，当故事终于看似有个结尾时，你会意识到在各人路上不同命运的无奈。小说中的人物们的交集终于结束。一切路径最后都通向无可奈何的凝固和孤独。

张佳玮

2016.1.1 于法国巴黎

关于《陌路烟花》

一九九〇年代的爱情。

三个小城青年三次遇见在三个不同时代。

青春似曾相识。空白纸片隐形前生印象，青橄榄，雏菊，露珠，第一滴泪，一抹印记。寻找回来的世界，寻找回来什么？烟花陌路，岁月河流向前怎样重新审视青春？回顾反思对当下路途有什么警醒作用？青春不可改写，不可再来。珍惜当下，每个因果。通抵罗马坠入无间各有因由。五蕴为空，当下改变色受想行识，修改人生。来世青春，永世青春。

关于成人

从无到有，要有光便有光。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从微茫星点，渐渐雏形，成长，从思想蒙昧灵性无邪，到尘埃飞来，生命长河涉水而过，冷暖始悟。经过一些事情，圣圣相传一点一滴骨血致良知正见正念正识，初心仍在，仍有攀登意志与韧性，倘若这时花儿开了，枝叶葳蕤，生命茁壮——叫它成人。

《陌路烟花》是成人过程一段初心初见。朝花晨露，纯挚青涩，青春始末，前尘因果。作品价值一定在于作者读者认知互换。作者真实描摹具象抽象物我倒影。读者字里行间找见自己。

目录

- 一、他乡偶遇 /1
- 二、小城缘起 /117
- 三、雾数从哪里飞来 /357

他乡偶遇

从某一点开始便不复存在退路。这一点是能够到达的。

——弗兰茨·卡夫卡

1

当一辆黑色尼桑天籁缓缓经过地摊前，叶玫正在将蓝白大塑料袋里的衣服一股脑儿全倒出来。她十分钟之前刚刚吵过架，不过这会儿早已经平静下来了，她对自己现在已经练就一副吵架不红脸儿的本领颇感自豪，这也是一种本事，一种生活在异地自力自卫的本事。刚才，那个高高的脖子像长颈鹿销售其他的家伙看她势单力薄的样子企图侵占她的领地，他绝对没想到他这次看错人了，他这是以卵击石。她在这里都快两个月了，这儿俨然已经成为了她的领地。他抓起几件衣服扔在地上，她近前说一个人的名字。他当即白了脸儿，改变主意，走前没忘把那些衣服拎起放好。她嘴角上挑一个微笑，调整呼吸，脸色慢慢柔和下来。

这里离地铁口几步远，所以每天销售情况总的来说还可以，每个黄昏忙碌两三个小时之后，拎着所剩无几明显轻下来的编织衣袋搭乘 133 路公交车凯旋而归已经成为习惯，沉静夜幕，惶怍街区，她拖着有点疲惫的脚步回到市北租住屋——

个雀巢般大小——某些角落需弓着身体才能站立起来的几百元房租的旧阁楼，不知什么原因，也并不觉得饿，她总是先拧亮台灯，在橘黄灯光里数着一张张皱巴巴脏兮兮数额不等的大小钞票，计算成本与利润，一张张摊平，放在枕头底下偶尔喜欢闲翻一下的外国小说里面，然后，眉眼微舒，洗净双手，沏杯沁香微苦的茉莉花茶，看风干花朵在水杯里迅速舒展成初开的状态，似乎，隐约闻得见香气，柔绿叶丛稠密花苞，多年前那个五月黄昏的气息就这样不可思议地倏忽聚拢来了，雾样笼罩在她周围，许久以来刻意刺猬一样蓄满长刺的壁垒外壳疏松开几道缝隙，恢复往日花瓣样柔软轻盈，所有委屈以及重负一扫而空，目光也由尖利到恬淡，这才终于长长吁出一口气来。

刚才，那人被她驱逐出境，她回到摊位前重新收拾整理好衣服，在四周好奇围观的目光里逐渐体会到了胜利的喜悦。正是晚下班高峰，车流鱼贯，金黄的余晖缓缓地温柔地洒落在她面前的一大堆衣服上。

所以，当看到这样一辆锃亮气派的车子在摊位前面片刻停留，叶玫有点意外，又有开心，这至少意味着她的衣服有百分之几被挑选的可能？她倒卖外贸尾单已快三个月了，期间换了好几个地方，十字路口，小区门口，天桥上面，都是打游击，只要远远看到城管车的影子，她就和另外一些摊主立马收拾妥当所有货物扬长而去，她跑得总是比谁都快，因为身手矫捷耳目灵活。她可不想被罚，被罚不仅对她那颗高傲的心是另一种意味的凌辱，还意味着远在柳溪老公儿子好多天的生活拮据，所以她小心翼翼应对着每一天，告诫自己

绝对不能出一丁点意外。

现在，无论谁看到她，都绝对不可能将她和十几年前那个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叶玫联系在一起了，这一点她心里很清楚，对此她甚至还有一丝混沌麻木的愉悦与满足，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沦落了，相反，她认为自己在冷若冰霜的现实中，内心有些东西始终坚守，还是和从前一样执着，一样不可侵犯。

所以，她现在是以内敛的蕴涵期许的热情注视着正从尼桑天籁 350JM-VIP 里走出来的苏澈。

2

事实上，苏澈已经从车窗玻璃里注视她很久了，这个十字路口是苏澈由市中心的家往返公司的必经之路，据说这儿不久之后将架起立交桥，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也就不必再遭这个洋罪了，他如释重负想。他是三天前经由这里时，在不耐烦等待道路疏通的间隙，于百无聊赖时，不经意间看到这个女子的，当时这个面孔从视线里一闪而过，有点熟悉的记忆影子，他不确定，于是笑着摇头，怎么会是她呢，即使假设一下，她也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城市的。所以，苏澈并没怎么将此事放在心上，这个世界上面孔相似的人可真是太多了，远的不消说，前几天，十一岁的女儿看《罗马假日》时还指着荧屏上英朗帅气的格利高里·派克，一脸娇气地搂着自己的脖子直嚷自己跟他好相像呢。

呵。想到女儿苏娅娇气可爱的表情动作，苏澈习惯性地微微上扬一下嘴角。

一连数日，他很忙，苏磊装饰公司正逐步走上有条不紊的

发展轨道，全国各地工程业务应接不暇，这得益于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得益于T市得天独厚煤矿资源赋予的黑金宝藏，与以往不同，他现在早已经不屑于承接那些五百万以下的小工程了。站在T市银利大厦三十八层光线充沛宽敞明亮的写字楼上，他俯瞰外面这片高楼林立的城市，常常感到由内及外发自内心的自豪，要知道，除却其他城市的琳琅业务，这个省会城市约百分之四十的高楼建筑外墙工程都是他旗下的苏磊公司一手承接的，换句话说，他已经彻彻底底属于这个城市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之中坚力量，阳光下流光溢彩的玻璃幕墙就是他工程质量不言而喻的象征性名片。

昨晚，他做了一个梦，一个奇怪的梦，醒来仍然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竟然梦到了江一祺，叶玫，还有过往一个个凌乱的微细瞬间片段。他清晰记得其中的一个细节，二十岁年轻的他，和江一祺叶玫并肩在大风里行进，狂风席卷着沙尘扑面而来，后来他们不知什么原因走散了，随着镜头推移，海市蜃楼，密盛丛林奇花异草，他试图明白所在何处，却无从知晓，更找不到退路。他琢磨不透这个梦有什么样的寓意。接下来的几天里也有过类似的情节，他甚至梦到了遥远的千里之外的那片海，海鸥飞落，海浪轻柔拍打着坚硬的礁石与海岸。他感到有些奇怪，百思不得其解，所以，今天经过那个一瞥之间留下一点模糊印象的摊位前，他重新留意了一下，不可能是但又十分相像，这个女子蓬松低挽的发髻，单薄脸儿，目光坚定而又似乎并不明显的忧伤，穿着平常的在他看来与他那几个亲密女友的名牌女装相比明显已经落伍的浅灰开衫白衣蓝仔裤，对